

《原野》辽阔百花艳

宋艳秋

(河南豫剧院三团,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原野》是曹禺先生笔下“最难演”的一部作品,如今,艺术家们通过多种艺术形式的尝试,将《原野》进行全新演绎,使得电影版、话剧版、京剧版、川剧版、歌剧版的《原野》,呈现在观众眼前,再现了曹禺先生这部伟大的经典。

[关键词]《原野》; 电影版; 话剧版; 京剧版; 川剧版

【DOI】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6.1009

远赴成都,在西南民族大学有幸观看了一场80影视班演出的话剧《原野》,演出结束后我拜访了该院校的副院长著名影视表演艺术家孙敏先生,与他畅谈交流,使我受益匪浅。求得校演剧本。回来后我又找到了多版本的《原野》影像资料,认认真真地观看了好几遍,发现自己着迷地爱上了——《原野》,想移植改编的冲动,跃跃欲试……

《原野》是曹禺先生笔下“最难演”的一部作品,自诞生之日起就倍受争议。1981年版的电影《原野》由于受“左”的思潮,甚至遭到七年的禁演。如今,艺术家们通过多种艺术形式的尝试,将《原野》进行全新演绎,使得电影版、话剧版、京剧版、川剧版、歌剧版的《原野》,呈现在观众眼前,再现了曹禺先生这部伟大的经典。

一、电影版《原野》

1981年《原野》被拍摄成了彩色宽银幕电影,由叶剑英之女凌子执导,杨在葆、刘晓庆主演,在经历了七年的禁演后,于1988年解禁公演,荣获了第1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被誉为“中国银幕第一硬汉”的表演艺术家杨在葆成功塑造了集正气、流气和匪气于一身,粗野刚烈、勇于反叛的农民复仇的阶级典型人物“仇虎”。正像曹禺所写的:“在黑的原野里,我们得不出他一丝‘丑’,反之,逐渐发现他是美的,值得人的高贵的同情的。他代表一种被重重压迫的真人,在林中重演他遭受的不公。”刘晓庆饰演的花金子性感、美丽而又叛逆。在剧中只解了一颗纽扣就演出了性感,可见是骨子里透出的。还有和杨在葆那场对角线直视的感情戏热辣似火,极富戏剧张力。曹禺先生曾题词:

“诚重劳轻,求深愿达”,表达了她对刘晓庆的赞许。当时还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学生的孙敏先生,在银幕上扮演“白傻子”的角色形象也受到了肯定和好评,还被同行誉为“傻子专业户”。他感触颇深的说:当年参与拍电影的每个人,创作态度都非常严谨的,由于舞台话剧和银幕上的表演方式有所不同。每一个演员对角色的塑造,都是着力细腻地去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注意角色性格的细微变化,把握好肢体动作的分寸,以免在银屏上留下遗憾。



电影《原野》它以精致的摄影、精湛的表演、精彩的对白和音乐浑然一体,仿佛把你带到了“金子铺路的地方”。

二、京剧版《原野》

2007年10月,中国台北新剧团在保利剧院演出了大型新编京剧《原野》,他们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尝试。特别是用京剧的形式发挥后面的意识流部分,在音乐上,巧妙运用了“百鸟朝凤”一曲目贯穿全剧,通过变化“百鸟朝凤”这首曲子的音素,表现冲突回环的戏剧张力,悠扬动听的旋律交织,为京味添加了令人惊艳的味道;服装、舞蹈方面古今结合,敢于创新。让演员穿上改装后的“靠旗”演“树”,缔造出了一幕虚实交错的情境效果。一般京剧、话剧《原野》中的“仇虎”多是一个非常鲁莽,义气用事的花脸行当。而由台北新剧团京剧名角李宝春饰演的“仇虎”,却是个感情细腻,体贴入微性格多面的人,特别是面对“金子”时,唱腔上运用了“红生”的唱法。(如:关羽、赵匡胤等)他即不同于“老生”,又不同于“花脸”。但他即有花脸的粗犷,宏大,又有老生的沧桑、抒情。为了表现“仇虎”的杀气,还加入一些“武生”的唱腔,更有利于了人物的声腔便于夸张。



导演谢晋虽是电影导演,在执导京剧《原野》中,却非常注重运用京剧传统的表演表达方式,充分利用戏曲唱、唸、做、打、舞的本体东西,并打破京剧的含蓄求美,把《原野》在讲述复仇故事的基础上,演绎出了人间大地里最原始也最狂野、最人性也最野性的真情。

三、川剧版《原野》(金子)

2008年12月《原野》被改编成川剧《金子》由重庆川

剧院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编剧10易其稿将原作中的男主人公“仇虎”换作了女主人公“金子”，将原先的“复仇戏”改编成一部极具催泪效应的“女人戏”、“内心戏”，全剧以“金子”的情仇爱恨为主线，突出了她身处命运漩涡中复杂的内心冲突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金子”的饰演者沈铁梅是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她从声腔改革到音乐设计，寻求突破，开辟出了自己的道路，将“金子”泼辣如火，真挚似水、率真坦荡的可爱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精明漂亮又不失善良，敢爱敢恨，泼辣直率人物形象，使观众对这个叛逆的个性中又有许多如金子般闪光点的女人而“一见钟情”。



川剧《金子》唱词颇具四川韵味，念白也都是四川方言，洋溢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它还成功的加入了变脸、藏刀、踢袍等许多蜀地绝活，不为炫技而炫技，而是把绝活“戏化”，真正地融入戏理。如：当仇虎醉酒误把焦大星当作其父焦阎王时，饰演焦大星的演员就运用变脸的绝活把面目变成焦阎王，在仇虎清醒时则又变回焦大星。仇恨是“变脸”的根源，酒醉是“变脸”的动因，这样就使得变脸的运用合乎情理，天衣无缝、不显生硬。“藏刀”的运用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恰如其分的运用绝活，符合人物心理，这才是戏曲发展的方向。要让戏的内涵更合理，更符合观众的认知；让技巧变成服务剧情的工具，使绝活有了生命，会更加好看，更加耐看。

《原野》最难演之处是人少；而川剧《金子》成功的另一大特点也是人少。一般在中国传统戏曲舞台上，文“龙套”、武“把子”是少不了的，要是场面壮观、热闹。而川剧《金子》却打破了这一个传统，仅以六位演员扮演的六个角色完成了整个一台大戏，而且在情节设置和矛盾推进上都不显得单薄，反而在感情的宣泄上愈加厚重，这在中国传统戏曲中是很少见的，可谓“精致成就精彩”！

四、话剧版《原野》

2010年9月，北京人艺再次复排的看家戏《原野》更是让观众一饱了眼福。此次重排导演陈薪伊推翻了很多旧有观念，最大限度的体现原作精神，放弃了一切“丑陋”的

形象，用诗性的悲悯去奏响“美的幻灭的挽歌”，她说：“我的创作动机和创作冲动，是“惋惜人性的毁灭”，《原野》就是一个人物心理空间的扩大，我要展现美被破坏的过程”。所以，以往剧中那些“反面”的角色此次都有了“翻身”的机会，她还将原著里六个角色变成了八个，加上了仇妹子和小金子两个以往版本里都没有过的人物。她认为“人是会思考的芦苇”，相信观众对人性与悲悯的主题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胡军在剧中塑造了一只活脱脱“复仇老虎”的形象，而他的身段台词又融入了一些戏曲元素，比如：哼着唱腔亮相，身段走步就与传统话剧不太一样。徐帆的“花金子”更拥有着别样的风情，她一会儿娇憨妖娆，一会儿又泼辣尖刻，演出了金子“野地里生，野地里长”的野劲儿以及对爱情的执著和内心的善良。而人艺的副院长濮存昕虽已是50多岁了，却坦然接受了饰演在剧中并不是男主角的绿叶“焦大星”，他通过形体表演缩短和角色之间年龄的差距，着力丰富人物的内心，演的“焦大星”懦弱、单纯、善良的让人痛心。最精彩的看点是年过七旬的吕中老将，在冲突激烈的戏中稳当得像一座山，将焦母的狠毒演绎出了极之复杂的层次，让观众在种种恶念之间瞥到了一个母亲的心。



为突出《原野》的诗性主题，体现作者悲悯的大爱情怀，同时更加丰满地渲染人物感情，作曲家董为杰根据剧情、人物角色谱写了多部音乐。除了贯穿全剧内容的主题曲外，每个人物更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就连一向以“恶”示人的焦母也唱起一首平静舒缓的《摇篮曲》。全剧音乐时而悠远神秘、时而紧张急促、时而浪漫多情，不同的旋律渲染出了不同的人物特色。一组实力派明星组成的顶尖阵容，演绎了一版最贴近原著精神的《原野》。

曹禺先生的《原野》，写的是他内心深处的阴郁的热情、血腥的爱恋，《原野》没有《雷雨》的磅礴，可是却是对人性的一种深刻地宣泄。曹禺是一位伟大的戏剧大师，他留下了《原野》这样一部不朽的作品；辽阔的《原野》，历尽风霜、度过寒冬，终于迎来了它百花争艳的春天。

参考文献

[1] 刘晓冰. 以舞剧《原野》为例谈话剧元素在舞剧中的运用[D]. 青岛大学, 2016. 30.